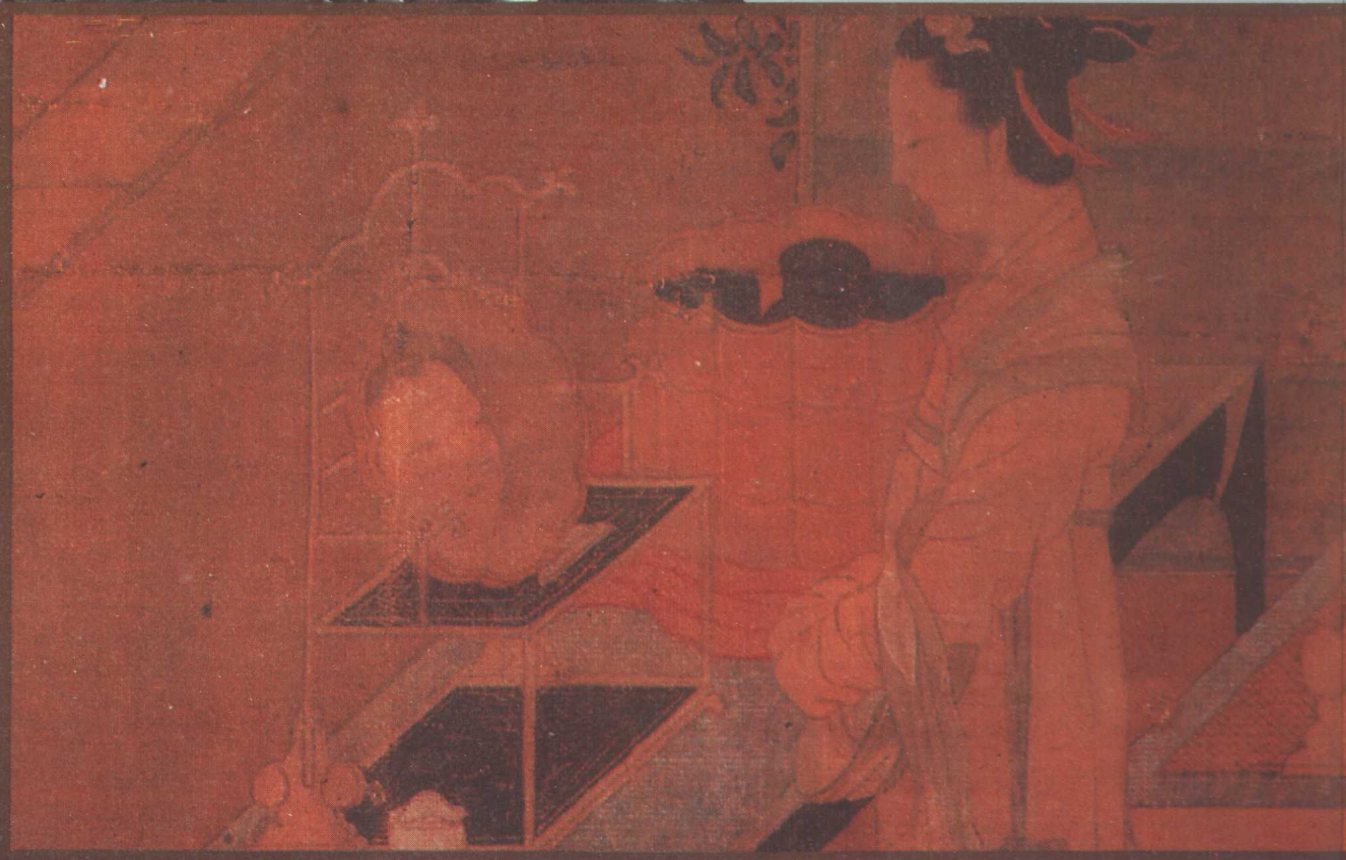


銅鏡鑒賞

程长新 程瑞秀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铜 镜 鉴 赏

程长新 程瑞秀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责任编辑：丁羽

铜 镜 鉴 赏

程长新 程瑞秀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北京市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 印张 8 字数 170 千字

1989 年 8 月北京第一版 1989 年 8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

书号：ISBN 7-5402-0157-6/K·0037 定价：43.00 元

序

按照中国传统金石学的看法，古镜是作为吉金即青铜器的一种来看待的。现存最早的青铜器著录，如北宋晚年的《宣和博古图》，便收入一些铜镜。但实际上，我国古镜自其出现以来，就有其自身的发展脉络。根据近年的发现，齐家文化已有了铜镜，再加上博物馆藏品，当时的镜只有几面，看其形制纹饰均有特征。例如在三角纹中填以平行直线，和商代殷墟时期的铜镜颇有共通之处，在别的青铜器物上却很少见。周代以下的铜镜也是如此，其造型花纹固然同其他器种互有影响，总是保持本身的特色，制镜的匠师也有自己的传承。正因为铜镜的制造一直作为独特的工艺流传，从而有着突出的创造性和价值。

在古代文明世界，铜镜不是中国特有的，好多民族和国家都曾使用铜镜。但我国古镜有不同于外国的源流，在工艺和美术上都有独到的造诣。举一点为例，许多国家的铜镜有柄，而我国的镜很长时间没有柄，采用镜钮穿系的形式，这对邻近国家也有强烈影响。迄今只见到一面非发掘品的有柄汉镜，是否借鉴外来影响，抑或偶然尝试，尚未可知。镜柄的流行，已是宋代的事了。我国古镜不单独树一帜，而且华丽美观，种类繁多，所以必须视为古代文物与美术的一个独立门类，专门加以研究探讨。

古镜是重要的艺术品，足供大家欣赏，同时在考古工作上还有一种特别意义，就是作为判定遗存时代的标尺。我国古镜存在时间极为长久，各时代产品特点明显，因此只要在发掘中找到铜镜，即足以推断墓葬或遗址时代的上限。从这一点来说，建立古镜发展的系统，是非常有意义又有实用价值的工作。

对博物馆工作来说，古镜是最常遇到的文物之一。各地文博单位，很少没机会接触古镜的。收集、鉴定、陈列等等工作都要有关于铜镜的知识，否则难于适应工作的需要。

我国古镜的专门图录，是从清代开始的。至于用现代方法对古镜进行整理和研究，包括在海内外，都是本世纪中的事。二十年代以来，我国田野考古工作逐步开展，近年尤为突飞猛进，各地出土铜镜不可胜数。由于有了科学发掘记录，为进一步系统研究古

镜提供了条件。不过，古镜材料实在太丰富了，有关学科又十分复杂，广泛涉及考古学、文字学、古代史、美术史、科技史以至神话传说等等方面，非一手一足所能驾驭。应该说，古镜的研究仍处于初步的阶段，很多疑难问题有待解决。

对各时代铜镜的研究，情况是不平衡的。我国古镜的整个发展过程，可以说有三个高峰，第一个是战国镜，第二个是汉至三国镜，第三个是唐镜。三个高峰时期，作品绚丽精绝，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注意力，以致把其余时代，特别是唐代以后，大部分忽略了。过去学者主张书不读汉唐以下，也助长了这种阿好的风气。实则铜镜与其他青铜器不同，一般说青铜器研究到东汉已经够晚，而古镜的生命竟延续到清代。宋辽金元，甚至明清，都有值得珍视的佳品。前人著录很少及此，即使收入，也没有深入分析考证。其结果是我们对古镜发展的后半历史半明半暗，许多疑难说不清楚。

程长新同志多年鉴定文物，见闻广博，非泛泛可比。他对古镜长期留心，亲手搜集抢救，为文博事业多有建树，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学识。程瑞秀同志继起，又做了大量工作。他们合编的这部《铜镜鉴赏》，可说是珍品的集合、经验的荟萃。所收古镜都是他们直接搜集鉴定的，绝大多数出自北方，其中又以唐宋以下精品为多，富于特色。从这些珍贵铜镜出发，他们对古镜的源流以及如何进行鉴别，作了详细深入的论述，具体亲切，有重要的实用意义。尤其是对于各时代的仿制镜，所论发前人所未发，非常宝贵，特在此向读者推荐。

希望程长新等二位同志继续编著这样的书，传播他们的宝贵经验和见闻，也盼望其他长于文物鉴定的同志多多写出类似的著作。

李学勤

一九八八年七月于北京紫竹院

目 录

序	李学勤
铜镜鉴赏	(1)
一、铜镜的起源及商周时代铜镜的特点	(2)
二、春秋战国时期铜镜的特征	(4)
三、汉代铜镜的特征	(7)
四、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铜镜的特征	(14)
五、隋唐时期铜镜的特征	(16)
六、宋金时期铜镜的特征	(22)
七、元代铜镜的主要特征	(36)
八、明清铜镜的主要特征	(38)
九、各时代仿镜的特征	(41)
(一) 仿镜的类型	(41)
(二) 时代的特征	(42)
1. 唐仿镜的特征	(42)
2. 宋仿镜的特征	(42)
3. 金仿镜的主要特征	(43)
4. 元仿镜的特征	(44)
5. 明清及民国仿镜的特征	(44)

图版目录

图 版

后 记

铜 镜 鉴 赏

镜子是人们正其衣冠、饰其面容的日常生活用具，世上无人离开过它。今朝使用的玻璃水银镜是由古代铜镜发展而来。

铜镜不仅是必需的生活用品，又是精美的工艺品。铜镜虽小，但其造型美观，形式多样，有圆形、方形、亚字形、葵菱花形、桃形、鼎炉形、带柄形等。镜背面积虽小，但其图案纹饰华丽丰富，有龟、蛇、龙、虎、凤、鸟、牛、马、鹿、鹤、鱼等自然界中的动物形象；有大自然中花卉、草叶、树木、果实等植物纹样；有线条方圆孤角格局的几何图纹；更有神奇传说的仙人故事图案等。铭文内容丰富，寓意深刻，有祝福、祈祷的吉祥语句；有铸镜工匠的名氏、局坊和铸镜年代，还有铸镜的合金成分等铭辞款识。它反映了我国古代艺术家和铸镜工匠的丰富想象和卓越创造力，也反映了我国青铜工艺的高超水平。它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珍品。

随着我国文物考古事业的不断发展，墓葬发掘出土的铜镜也日益增多。它不但是古墓葬断代的标准器之一，而且也是传世铜镜断代的可靠实物凭证。

这儿以考古发掘出土的铜镜为依据，结合自己几十年鉴定铜镜的经验，对不同历史时期铜镜的各自时代特征作一简要概述。二十年来，北京市文物工作队从各郊区县物资回收部门、金属冶炼厂家等拣选出大批古代铜镜。这些铜镜上至战国、下至明清各代皆有，现将其中典型性、代表性的铜镜一并奉出，供镜鉴学者欣赏研究。

一、铜镜的起源及 商周时代铜镜的特点

中国铜镜起源何时，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自黄帝以来，就制作和使用铜镜，还有的学者认为铜镜源于战国，更有的专家认为铸用铜镜始于汉代。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铜镜的起源也因之前移。直到1975至1976年，甘肃齐家坪、青海贵南相继出土了古代铜镜，其时代属于齐家文化，将铜镜的历史一下子上推至夏代，距今约有四千多年，为中国镜鉴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

齐家文化的两面铜镜，皆为圆形平板式，背面均有拱形钮。一面为素镜，是甘肃省广河齐家坪出土；另一面背部饰有七角星形图案，直径8.9厘米，缘厚0.3厘米，角与角间又填以平行斜线纹，镜的边缘处有两个梨形小孔，可能为穿系绳挂之用。此镜为青海省贵南杂马台出土（图版1）。

迄至今日，商周时代铜镜也发现不多，仅二十几面，局限于河南、陕西、北京、辽宁一带，其它地区有待于发现。

商周时期铜镜皆为圆形，镜近似平面，镜形较小，镜身薄，缘厚大多于0.2—0.4厘米间，镜背以素者居多，纹饰多为简单的几何纹，以线、圈为主，而西周中后期出现了重环纹和鸟兽纹。镜钮以拱形钮占多数，西周时期又出现了环形钮、长方形钮等，同时钮周围无钮座，这也是区别于其它时期铜镜的一个方面。西周早中期以前，铜镜无凸起的边缘，较平直，而西周后期铜镜的边缘凸起，有的微向上卷，这是春秋战国时期立槁式边缘的前身。

商周时期的铜镜一般锈蚀斑斑，因为此时期铜镜的合金以红铜为主，极少掺进锡、铅一些成分，又因红铜易生锈，加之年代久远，故锈蚀较严重。

商周时期的铜镜，我未曾发现过，仅往河南省参观和文物资料的图录上看到几面铜镜，故归纳于上。

河南安阳小屯殷墟妇好墓曾出土两面叶脉纹镜，其中一面直径12.5厘米，缘厚0.4厘米。镜面微凸，拱形钮，钮外饰一周突起的弦纹，镜边缘处亦饰两周凸弦纹。两周弦纹间饰以小乳钉五十一个，两周弦纹内饰以四组均匀整齐的叶脉纹，每组两个（图版2）。

河南安阳侯家庄出土一面平行线纹镜，直径6.7厘米，镜厚0.2—0.3厘米。镜面微

凸，拱形钮。边缘处有两周凸弦纹，其间饰以节状线，弦纹以内饰平行线纹，均分四等分，相邻的两等分平行线互相垂直（图版 3）。

河南上村岭虢国墓出土一件鸟兽纹镜，直径 6.7 厘米，镜厚 0.35 厘米。镜面平直，有两个拱形钮，且平行。钮上方有鹿纹，下方有展翅欲飞的鸟纹，钮左、右两侧各有一虎纹，均为单线条，简单清晰（图版 4）。

河南上村岭虢国墓还出土一面素镜，直径 5.9 厘米，厚 0.2 厘米。镜身平直，素面（图版 5）。

二、春秋战国时期铜镜的特征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铜镜发展的第一个鼎盛时期。这个时期手工业飞速发展，制镜技术高超，铜镜不仅数量大，而且种类繁多，造型也精致轻巧。春秋早期铜镜沿袭西周中晚期的镜型和镜纹，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常见的镜类为素面镜，战国中期盛行的镜类有羽状地纹镜、四山镜、花叶纹镜，但花叶由三叶、四叶发展到八叶，五山镜、六山镜、禽兽纹镜、蟠螭纹镜以及错金银狩猎纹镜等也相继出现。战国晚期除了沿袭中期的镜类外，新出现了叶纹蟠螭纹镜、蟠螭菱纹镜和连弧纹镜等。春秋战国时期镜面平直（图 1、2），边缘平或上卷，这时期镜缘多为立檐式素卷边（图 3），少数为宽窄不一的素平缘。此时期最大特点是镜型轻薄灵巧，形式多样，圆方皆有，直至战国中晚期少数镜类始而加大加厚。春秋晚期、战国早期的镜钮为弦纹钮、桥形钮和半环形钮（图 4（1）、（2）、（3）），战国中晚期为弦纹钮、镂空钮，而弦纹钮贯穿整个春秋战国时期，但钮小。商周铜镜均无钮座，而春秋战国时期一般铜镜皆有钮座。钮座的形式基本为圆、方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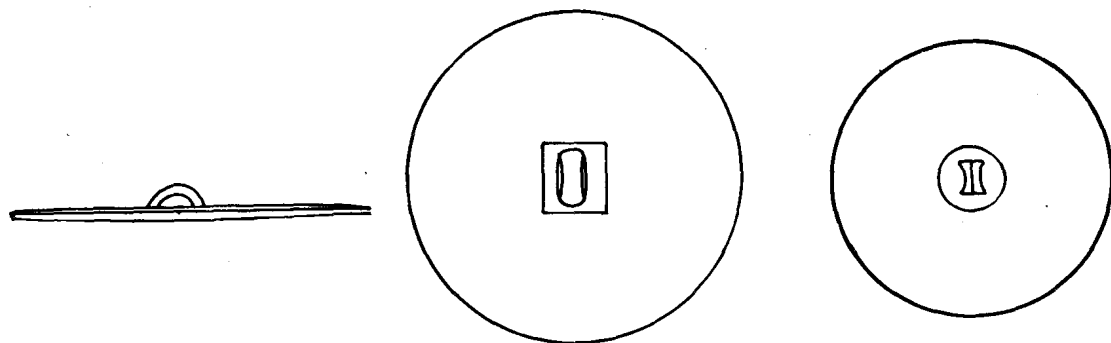
图 1 春秋晚期、战国早期宽弦素镜，
而全素镜比其他形镜小



图 2 战国早中期地纹镜
的横截面



图 3 战国时期素卷边（立檐式）式镜



1. 半环形钮

2. 方纽座和桥形钮

3. 圆钮座和弦纹钮

图 4 战国时期铜镜的钮和钮座的类型

两种，战国晚期还出现了连弧纹钮座。春秋战国时期镜纹的最大特点是主纹和地纹相结合，这也是区别于其他时代铜镜纹饰之一。春秋之前、战国之后大多无地纹。这时期铜镜纹饰繁复细致，变化多采，最习见的有云雷纹、勾连雷纹、菱纹、绯（绳）纹、山字纹、蟠螭纹、兽鸟纹、羽状纹、花叶纹、狩猎纹等，还出现了工艺新颖的错金银、彩绘和透雕镜，纹饰为浅浮雕和高浮雕两种。春秋战国时期铜镜的胎质显红，较软，因为此时期铜镜含铜量高，含锡量低，铅量不固定，这也是区别汉唐铜镜的一个方面。

春秋战国时期铜镜，北京地区只拣选一面，现摘自几面，一并奉出，作为断代的依据。

1. 宽弦纹素镜

圆形，三弦钮。镜背饰有三周突起的凹面宽弦纹带。此镜传安徽寿县出土（图版 6）。

2. 羽状地纹镜

圆形，三弦钮，圆形钮座。座外有一周凹面形宽弦纹带。羽状地纹布满镜背，素平缘。此镜藏于日本黑川文化研究所（图版 7）。

3. 四叶纹镜

圆形，三弦钮，方形钮座。由座四边正中向外伸出如桃状的四叶，叶内有清晰的叶脉，羽状纹为地纹，素低卷边。此镜为湖南长沙出土（图版 8）。

4. 花瓣镜

圆形，三弦钮，双重方钮座。由座四边正中向外伸出连贯四组花瓣，每组二瓣。由

镜边缘又向内伸出四花瓣，星点纹、菱纹和云纹填充地纹，素低卷边。此镜传河南汲县出土（图版 9）。

5. 三山镜

圆形，四弦钮，双重圆钮座。座外为三个山字形与二鹿一犬相间配列，羽状地纹填白，素宽低卷边。此镜藏于法国巴黎（图版 10）。

6. 四山镜

四山镜 一件。直径 9.3 厘米，三弦钮，双重方钮座，钮座的四角向镜缘伸出四组二连贯式花瓣，钮座外有四个山字，山字底边与钮座边平行，山字粗短，间配以羽状地纹，素窄卷边。此镜轻薄，铜质显红，与湖南长沙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四山镜相同（图版 11）。

孔祥星、刘一曼的《中国古代铜镜》中谈到：河北易县出土的四山镜范见于著录的有三种形式，其中一种是山字底边与方钮座底边平行的四山镜范。北京拣选的这面四山镜即与《岩窟藏镜》补遗第八图易县塘湖村出土的镜范十分相似，惟该范之镜径 9.8 厘米，但这类镜南北方皆有，因此，它弥补了燕赵地区无发现四山镜的漏洞。此镜现藏于首都博物馆。

7. 菱纹镜

圆形，三弦钮，双重圆钮座。从钮座外伸出四花瓣。其外由凹面宽弦纹带折叠组成九个小菱纹区，与中心菱纹区相邻的四区内各有一圆形花蕊的四瓣花朵，与中心菱纹区的四瓣花朵相同，只是无钮，中心菱纹区的钮座即为花蕊，惟大些。其它菱纹区各由边缘向内伸出一花瓣。九个小菱纹区内以羽状地纹填白。素低卷边。此镜为湖南长沙出土（图版 12）。

8. 蟠螭纹镜

圆形，镂空钮，圆钮座，座外有一周凹面宽弦纹带。弦纹带外为主题纹饰，由三对互相缠绕的蟠螭纹排列，每对蟠螭纹间由一个蝉纹相隔，素宽低卷边。此镜为湖南长沙出土（图版 13）。

9. 兽纹镜

圆形，三弦钮，双重圆钮座。主纹为四个兽纹相向排列。此兽似狐非狐，似鼠非鼠，但这种兽为狐面、鼠耳、张口、长尾下卷，一后足踏于钮座外圈，另一后足踏于镜缘内圈，其一前足伸出，向前攀拽一兽之长尾。此兽形态怪异，通常称之为怪兽。羽状纹填白。此镜为湖南长沙出土（图版 14）。

三、汉代铜镜的特征

汉代是我国古代铜镜发展的第二个鼎盛时期。此时期不仅铜镜数量多，而且镜型新颖，纹饰素朴，铭辞占据了镜背的主要位置。汉代时期的铜镜比战国镜的直径尺寸加大，重量、厚度也随之增加，缘厚由 0.15 厘米增至 0.7 厘米。汉镜的合金成分铜、锡、铅三者适宜，合金比例比较稳定，一般铜占百分之六十七至六十九，锡占百分之二十四左右，铅占百分之四至六左右，比战国镜含锡量高，因此汉镜质脆硬，镜的色泽由西汉的深灰色逐渐发展为银灰色。战国镜以弦纹钮居多，至汉代以圆钮取而代之，而且镜钮也逐渐变大，至东汉时期镜钮不仅大，而且高（图 5），这是有别于三国时期镜钮大而扁的特征之一。汉镜钮座也趋于复杂，除了圆、方钮座外，还有四瓣柿蒂、连珠和连弧纹钮座（图 6、7、8、9）。

汉代镜型也是以圆者居多，镜缘改变了战国镜的立槽式卷边，逐渐变为外缘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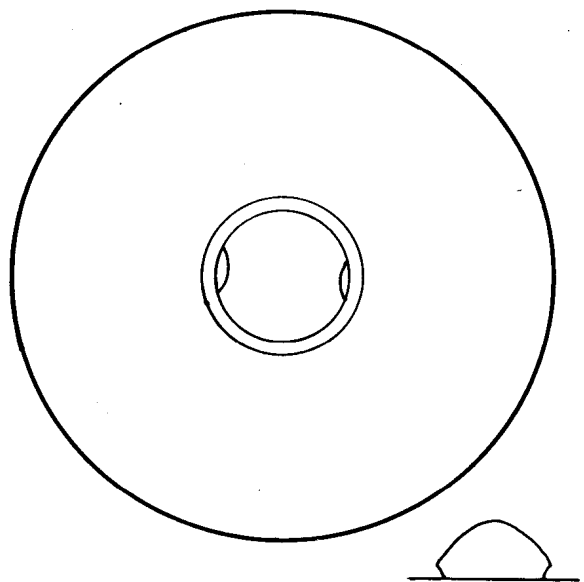


图 5 东汉中晚期 大圆钮比西汉镜钮大至一倍，钮座多为圆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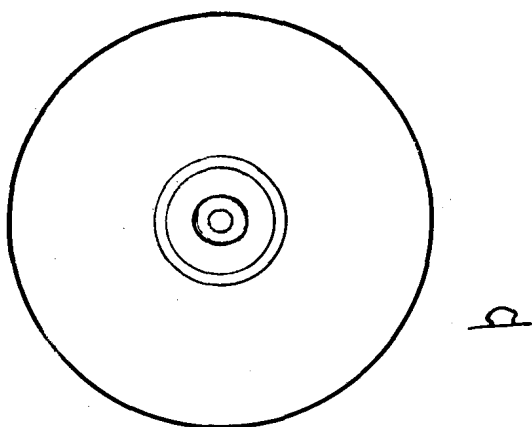


图 6 西汉时期 园钮和园钮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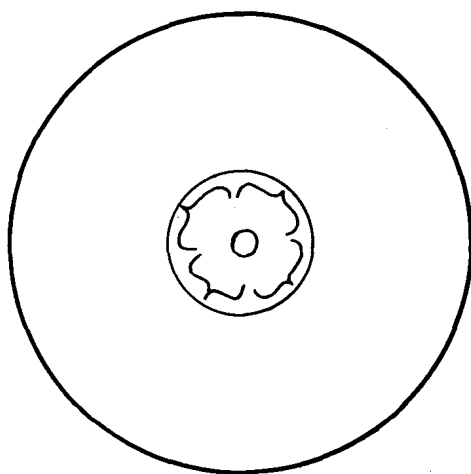


图 7 西汉时期 园钮和标蒂纹钮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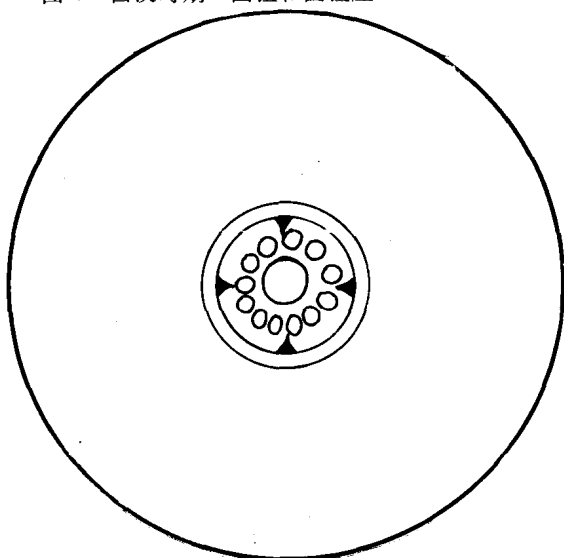


图 8 西汉晚期 园钮和连珠纹
钮座多为铭文镜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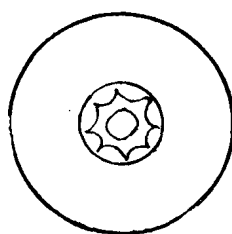


图 9 汉镜的连弧纹钮座



图 10 西汉中晚期 内连弧铭文
镜的横截面

内部薄的特点，内外薄厚的比较是一倍甚至二倍，同时镜缘逐渐呈斜坡状（图 10）。

西汉前期除了延用战国镜外，也发明了新的镜类，但仍然保留战国镜的一些特征。此时期流行的镜有蟠螭、蟠虺纹镜和草叶纹镜，但地纹已趋粗略，铭文逐渐出现。

西汉中期，镜背的粗略地纹已渐消失，主题纹饰简化朴素，有草叶纹、星云纹，还有四乳四虺纹和四乳禽兽纹。此时期镜铭以“日光”和“昭明”铭最为盛行，铭文字句中常出现通假字、减笔字、错字或丢字的现象，而铭文的内容主要是企求富贵安乐和亲朋伴侣之间相思勿忘之情。这时期铭文字体较大，笔画粗宽，一般为一圈铭。镜缘多为宽平素缘，而草叶纹和星云纹镜的缘为十六内向连弧纹素缘。星云纹镜钮座外亦为十六

内向连弧纹，而日光镜、昭明镜的钮座外为八内向连弧纹。

西汉晚期，铜镜的纹饰由静化趋向动化，也就是由草叶纹、星云纹、连弧纹逐渐发展为禽鸟、瑞兽、四神纹，使纹饰更为形象化，为隋唐、宋金元时期铜镜的鸾、凤、龙、雀、蜂、蝶、鹤等动物纹饰开拓了新境界。此时期铭辞占据了镜背的主要位置，而纹饰居于次位。这时镜铭有纪氏铭、铜华铭、日有熹铭、善铜铭和尚方铭，以尚方铭为最多，铭文内容丰富，于外圈铭居多，有的为重圈铭，铭文字体变小，笔画窄细。这时期日光镜、昭明镜和四乳四虬镜最为盛行，而日光镜的直径小于昭明镜，还出现了规矩纹镜和四乳禽鸟镜。此时铜镜的边缘宽平，缘上饰有流云纹、锯齿纹、辐线纹。这时的规矩纹镜以柿蒂钮座为多，铭文镜多以并蒂十二连珠纹钮座。

东汉时期的铜镜最大特点是钮大且高，纹饰较前更为丰富，出现了人物神仙故事图案，如“东王公”“西王母”等神仙内容，还有神人车马画像和神兽等题材，纹饰的布局通常以钮为中心，或上下对称，或左右对称，如直行铭文镜类，铭文的内容除了纪氏铭仍盛行外，亦有纪年、纪地镜铭和渴望升官发财、子孙后裔兴旺的铭辞，如“位至三公”、“长宜子孙”、“君宜高官”、“寿如金石为国保”、“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等，铭文的字数较前渐少，同时开始出现半圆枚和方枚，方枚上或带铭或无铭，为三国两晋时期半圆方枚铭文镜奠定了基础。

东汉时期的画像镜的直径一般都比其他镜大；变形四叶纹镜钮座外皆为四蝙蝠形叶向外放射，将镜背分为四区，四蝙蝠于叶尖，有的蝙蝠叶内有铭，有的无铭；神兽镜的主题纹饰是神仙像和瑞兽类，这时的神、兽较大，体态丰满，是区别三国时期神兽镜的标志。

东汉时期画像镜圆钮座，座外通常有连珠纹圈或方格，边缘以锯齿纹和流云纹装饰，有的还饰以禽兽纹。东汉时期镜缘的坡度略比西汉镜大，镜凸面亦比西汉镜稍平缓。

总之，汉代铜镜具有六大明显特征：一、镜缘上的锯齿纹、辐线纹、内向连弧纹是区别于战国和唐以后铜镜的显著标志；二、乳丁纹也是明显的区别，乳丁越多，年代越晚，而东汉时期的画像镜、多乳禽兽镜虽也有四乳、六乳、八乳的，但皆为带座乳丁；三、规矩纹镜亦别于其他时期的铜镜；四、铭文字数多，日光镜每字铭之间用“e”“◇”“◇”符号间隔，昭明镜则以“而”字间隔，同时还有错别字、减字、减句或通假字的现象；五、神兽镜、画像镜有别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神、兽较大，体态丰满，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神兽逐渐变为佛兽，同时排列也错落有序；六、汉代铜镜的半圆球钮规整，半圆钮越大，年代越晚，此亦是区别于三国两晋时期铜镜的标志之一。这六大特征是我们鉴定铜镜是否为汉代应先考虑的。

下面介绍几面汉镜，供欣赏鉴别。

1. 缠绕式蟠螭纹镜

圆形，桥形钮，素圆钮座。主题纹饰为缠绕式蟠螭纹，螭纹间饰四小乳丁，平行线条地纹填白，素宽低卷边缘。直径 9 厘米，边厚 0.15 厘米，镜型薄。此镜与河南洛阳出土的连弧蟠螭纹镜的纹饰相似，属西汉早中期的镜类，它保留了战国时期蟠螭（虺）纹和镜型薄、素卷边的特征（图版 15）。

2. 日光连弧纹镜

圆形，圆钮，圆钮座。座外饰八内向连弧纹，再外为一周辐线纹。素窄平缘，缘内亦为一周辐线纹，两周辐线纹间饰有铭：“见日月光，勿失毋亡（忘）”，每字间用“e”符号间隔。直径 8.5 厘米，边厚 0.2 厘米。此镜与 1977 年鄂钢 73 号墓出土的日光镜相似，属西汉中后期的镜类（图版 16）。

3. 昭明连弧纹镜

圆形，圆钮，圆钮座。座外饰内向八连弧纹一周，钮座与八连弧间有四组三线条纹相连。连弧纹外饰一周辐线纹。素宽平缘，缘内亦饰一周辐线纹。两周辐线纹间即铭文：“内清昭（昭）日月”，每字间有一“而”字相隔，唯“日月”间无“而”间隔，同时铭文中有两个“昭”字。直径 8.4 厘米，边厚 0.3 厘米。此镜与 1977 年鄂钢弹簧钢板厂出土的昭明镜相似，属于西汉中后期的镜类（图版 17）。

4. 昭明连弧纹镜

圆形，圆钮，圆钮座。座外有内向十二连弧纹一周，连弧纹与钮座间、钮座与钮间皆有四个“川”简单纹饰。外区有铭文带一周，铭为“内清以昭明，光象夫日月”，每字间夹一“而”字，铭文带内外各有一周辐线纹。素宽平缘，缘厚 0.5 厘米，直径 11 厘米。此镜与 1974 年湖北省城关镇郊菜园头大队出土的昭明镜相同，属于西汉后期的镜类（图版 18）。

5. 四乳四虺纹镜

圆形，圆钮，圆钮座。座外饰以辐线纹一周，素宽平缘，缘内亦饰一周辐线纹。辐线纹间饰带座四乳丁，乳丁间饰虺纹，虺的背腹侧缀有“”和“”纹饰。直径 7.6 厘米，边厚 0.3 厘米。此镜与 1972 年鄂钢五四四工地 46 号墓出土的四乳四虺镜和河南洛阳出土的四乳四虺镜相同，属于西汉中期——东汉前期的镜类（图版 19）。

6. 铜华铭文镜

圆形，圆钮，柿蒂纹钮座。座外有辐线纹、宽弦纹各一周，辐线纹与钮座间饰以“”纹，其外为内向八连弧纹，连弧纹的弧角与宽弦纹间交错缀以“”和“”纹饰。宽平缘，缘上以流云纹和三角锯齿纹装点，缘内与连弧纹外各饰辐线纹一周，辐线纹间为铭文带，铭文即为：“涑冶铜华清而明，以之为镜宜文章，延年益寿，

辟去不羊（祥），与天母亟（极）乐未央”。直径 16.3 厘米，缘厚 0.4 厘米，直径比日光镜、昭明镜都大，铭文字体与其相同，故此为西汉晚期的镜类（图版 20）。

7. 四乳飞凤镜

圆形，圆钮，圆钮座。座外有四乳丁，将镜背分为四区，一大飞凤的首、尾和二翅分饰于四区间，凤身为钮和座所压，凤昂首作回顾状，凤尾上展，凤翅舒开，作翱翔状。其外为辐线纹和三角锯齿纹各一周，素缘。直径 8.3 厘米，边厚 0.4 厘米。此镜为西汉晚期——东汉中期晚期的镜类（图版 21）。

8. 五乳星点纹镜

圆形，圆钮，连珠纹圆钮座。座外为五乳丁与斜角夔纹交错一周，其外又饰带六连弧座的乳丁，乳丁间饰以斜角夔纹和星云纹，又其外饰以三角云雷星点纹。边缘宽，缘中部点缀一周波折加星点纹，缘内辐线纹一周。直径 16.6 厘米，边厚 0.5 厘米。此镜属于东汉中期晚期的镜类（图版 22）。

9. 八乳禽兽镜

圆形，圆钮厚大，圆钮座。座外饰辐线纹一周，主题纹饰为八乳丁，乳丁间以瑞兽和禽鸟配置（因锈蚀，纹饰不清晰）。镜缘宽，缘上以流云纹点缀，缘内亦为辐线纹。直径 13.5 厘米，缘厚 0.3 厘米。此镜含锡量大，青灰闪亮，是东汉中期晚期的铜镜（图版 23）。

10. 四乳禽兽镜

圆形，圆钮厚大，圆钮座。座外饰四乳丁，乳丁间饰瑞兽、禽鸟（因锈蚀，纹饰不清晰）。宽平缘，缘上以三角锯齿纹和云纹装点，缘内为一周辐线纹。直径 14.2 厘米，边厚 0.3 厘米。此镜青灰发亮，是东汉中期晚期的铜镜（图版 24）。

11. 鸟兽纹规矩镜

圆形，圆钮，圆钮座。座外为三重方框。主题纹饰为规矩纹间饰奔跑狂吼的白虎和昂首展翅的朱雀，两两相对，占据四区。其外为一周辐线纹，镜缘较宽，缘上饰双线锯齿纹和三角锯齿纹各一周。直径 12.5 厘米。此镜为新莽时期——东汉早期的铜镜（图版 25）。

12. 鸟兽纹规矩镜

圆形，圆钮，圆钮座。座外为重方框规矩纹，规矩纹将镜背分为四区，两两相对。一对昂首腾跃的青龙，一对翘首回顾飞翔的雀鸟。其外为一周辐线纹，镜缘较宽，缘上饰双线锯齿纹和三角锯齿纹各一周。直径 13.5 厘米，此镜为新莽时期——东汉早期的铜镜（图版 26）。